

中華法家文化系列

王康 梁銀林 著

质朴无华之美

○ 法家与思辨智慧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華法家文化
系列

质朴无华之美

——
法家与思辨智慧

王康
梁银林 著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袁正平

封面设计:文小牛

中华法家文化系列

质朴无华之美——法家与思辨智慧

王 康 梁银林 著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 编:610012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四川人民出版社华川电脑印务中心

印 刷:自贡新华印刷厂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28)6660527 6666009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8.625

字 数:150千 印 数:8000册

版 次:1996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6年1月第1次

ISBN7-220-03043-6/Z·175

全套共6册,总定价:54.00元(每册9.00元)

总 序

中华文化是一条浩瀚壮阔的大江，是一株虬枝参天的大树，是一片深湛无际的长天。法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仅次于儒、释、道的一种曾拥有自己完备的理论体系，且重功利、重实践，不假虚饰而成绩斐然的重要流派。

法家是在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思想学派。他们在政治上明显地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国家应拥有一套统一的明确的并人人知晓而行之有效的制度法令。这套制度法令应“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韩非子·难三》），“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在此基础上，法家提出通过“变法”的手段，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全面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垄断特权，建立封建地主经济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以官僚政治代替贵



族政治，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封建君主则不仅应拥有威“势”，而且当懂得驭人治臣之“术”。在经济上，法家同儒家一样，重视“藏富于民”，提出“仓廩实，衣食足”（《管子·牧民》）。但法家却更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倡导耕战，以富国强兵。哲学观念上，法家提出进化论和性恶论，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在不断演变发展，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在思想文化领域，法家思想表现出简单直截、大处着墨、粗犷明快、坦率朴实的风格，要求结束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局面，废除其他文化教育，以统一全国的思想。

法家学派发轫于春秋初期的齐文化（以齐国管子为代表），中经战国的李悝、吴起、慎到、商鞅、申不害至秦王嬴政用韩非学说统一六国并建立起体现法家强权政治的封建大一统的秦王朝，其间屡经挫折反复甚至流血牺牲，终在秦始皇时代达到位极一尊的地步。法家学派的这种艰难奋击直至最后胜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在中国先秦时代的思想政治领域内英勇斗争的一个缩影，是封建制度战胜奴隶制度的一个缩影。正是这种彪炳显赫、威震一时的历史地位，使法家思想、法家文化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秦始皇统一中国，使法家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它的严刑峻法，却未能使秦王朝长治久安，终二世而亡。然而，汉初虽尊黄老思想行“无为之治”，汉武帝

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亦不过是外道内法或外儒内法。而自汉武帝起到清末，中国政治的大趋势，也不外乎外儒内法，剂之以道，即以儒学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撑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其中最具说服力者有两点：第一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大体上乃承袭秦制，而秦制却是由法家开创的，由法家文化奠定和支持的。诚如《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所载：“‘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第二就是儒家虽然占据了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法家则以其峻法立威、去奸除恶的原则融入了统治思想体系之内。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法家思想、法家文化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或牢牢附着的吸盘，始终随着封建王朝的嬗替纵横捭阖，跌宕起伏，虽历经无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历史震荡与历史巨变而难以割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以后的许多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们都曾程度不同地从法家思想、法家文化那里吸取营养，并继承了先秦法家如李悝、商鞅、韩非等的大刀阔斧的变革风格和以身殉道的献身精神。愈是在内忧外患交攻之际，愈是如此。

法家文化在现代中国曾因被“四人帮”借为“打鬼”的钟馗而搞得近乎“声败名裂”，以致这以后近20年来人们虽大讲中国传统文化，把其间的儒、释、道以及阴阳、兵等诸

家炒得红红火火，搅得沸沸扬扬，可对法家文化却大抵取避而远之的态度，不再问津。“一朝被蛇咬，一生怕见绳”，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合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而讲中国传统文化倘舍弃法家文化，大致总是讲不圆，说不好；何况两千多年来，法家文化已深深渗入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中，深深渗入中国传统政治与传统思想、道德、伦理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的态势，不是能够轻易回避得了的。

为了更加全面、正确地介绍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并进而科学地、合理地取其精华，弘扬精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发达、强大民族之林的事业服务，我们特推出这套“中华法家文化系列”，从六方面入手，将法家文化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去加以考察并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楚的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注意尽量客观公正地评判其功过是非及历史影响，从中探寻和整理出有利于今天治国理政及社会安定、社会进步的各种正反经验教训，从中分析和提炼出有利于国人充实理想、完善自我及加强团结、奋发向上的各种积极的文化精神。总之一句话，全面、科学地清理法家文化的遗产，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现实服务。毋须说，我们的动机是好的，但能否达到目的，则有待广大读者与学界同仁的审读检验和不吝珠玉了。

目 录

引言：道是无情却有情.....	(1)
-----------------	-------

一、重返生活的家园

——法家的功用美学观.....	(3)
(一) 千金玉卮有何用	(5)
(二) 象牙雕刻不值钱	(16)
(三) 糟糠短褐当务急	(28)
(四) 撞钟舞女受青睐	(38)
(五) 再唱古老杭育歌	(49)

二、剥去华丽的外衣

——法家论文与质与用.....	(62)
(一) 和氏之璧 其质至美	(64)



- (二) 秦伯嫁女 红瘦绿肥 (75)
- (三) 犬马难画 鬼魅易成 (86)
- (四) 习文学者 匹夫之美 (95)
- (五) 文为世用 真美统一 (106)

三、风雨沉浮的历程

- 法家美学的源流 (118)
- (一) 虽云本黄老 植根人世间 (120)
- (二) 多似墨家语 自成一家言 (132)
- (三) 欲矫儒之枉 无乃太过乎 (144)
- (四) 落叶秋风里 犹有采樵人 (155)
- (五) 寂寞身后事 阳骄叶更阴 (166)

四、冰炭不同器 万般皆有缘

- 韩非子的辩证思维 (177)
- (一)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177)
- (二) 疾风折木 大雨坏墙 (187)
- (三) 祸兮福兮 转逆相成 (195)
- (四) 名不符实 典官遭罪 (203)

五、凡事多联想 已知到未知

- 韩非子的推论术 (212)
- (一) 见象箸而知纣亡 (212)

- (二) 老马果然能识途 (219)
- (三) 侍卫巧食不死药 (227)
- (四) 远水不能救近火 (236)

六、是非难评说 实证见真知

- 韩非子的参验说 (244)
- (一) 尧舜不复生 安辨真尧舜 (244)
- (二) 三人言有虎 其言未必真 (251)
- (三) 叫醒沉睡者 看谁是盲人 (257)
- (四) 行参以谋多 揆伍以责失 (263)

引言：道是无情却有情

中国古代美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起于远古时期，形成于先秦时代，经过后世的不断积累充益，显得特别丰富多彩。然而，古代美学宝库的真正开启，却是本世纪步入 80 年代以后的事情。

在宏扬民族文化、发掘传统思想精华的大背景下，儒家美学率先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出高扬人格之美的正剧；紧接着傲然出世的道家美学，则充分展示了美的远离凡尘的超绝玄妙；随后，墨家阴阳家杂家乃至舶来的释家等诸家美学也被“深挖”出来，纷纷然你方唱罢我登台，把一个美字“炒”得火爆连天，沸沸扬扬。就在诸子百家竞相在美学界抛头露脸各领风骚的时候，一度与儒道两家构成鼎足之势的法家，却遭到特别冷遇，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种局面的出现，大抵有三个原因：



其一、法家美学自身就不成熟，许多观点显得刻露、生硬和偏狭，这与中国美学所讲求的含蓄圆通有较大距离，与中国人温雅中和的心态也格格不入。

其二、阳儒阴法不仅作为政治思想模式被历代统治者宗奉采用，而且还衍生为一种大众文化基调被世人接纳认同，所以不少论家对法家美学的应用也是走私式或换面式的。

其三、法家在“文革”中被别有用心地吹捧抬高，结果几乎摔得粉身碎骨，致使人们对它存有戒心悸心，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

然而，法家美学毕竟随同法家政治思想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其影响虽不可谓深广，但也不可视而不见。法家讲质朴求实用的功利美学，与儒家的道德美学和道家的艺术美学，三者既对立冲突又整合平衡，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传统。如果完全抛弃法家美学，不但不能完整地把握中国美学的过去，也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美学的现在。因此，对法家美学作一番梳理并加以客观评述，应当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大有裨益的。

在先秦逻辑学中，法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管子的名实观、申子的刑名学、韩非子的矛盾论、推论术和参验说等，无不是那个时代思辨智慧的重要成果，把它们发掘整理出来，以丰富发展今天的逻辑学和促进人们提高思维水平，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重返生活的家园

——法家的功用美学观

公元前5世纪，爱琴海之滨的雅典城，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正在进行一场引人注目的辩论，中心是：什么是美？

希庇阿斯：美就是一位漂亮的小姐。

苏格拉底：照这样说来，一匹母马，或是一个汤罐，也可以是美的啰！

显然，苏格拉底在这里要探究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美的事物，而是美的本质，即“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美的那个品质”。接下来他们讨论了当时流行的一些说法，如：美是恰当的，美是有用的，美是有益的……辩来辩去，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最后，苏格拉底只好用一句时谚作结：美是难的。

正当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把“美是什么”搅得沸沸扬扬，“炒”得火爆西天的同时，在东半球，在一个同样有着悠久

文明历史的国度，中国的思想家们也以具有明显的理性特征的东方智慧，开始了对美学诸多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各个学派的思想家们在阐述其政治主张、治国方略，发表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同时，广泛地提出了许多带有根本性的美学问题。由于他们立场不同，观点迥异，对“美”的认识和理解自然就有很多分歧，于是形成美学思想上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热闹场面。

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对美的态度和看法尤为特别，法家的美学观可谓是独树一帜。前期法家如李悝、慎到等一门心思搞耕战，忙于富国强兵，对无关生存大计的美学问题不是很关注。所以，在孔孟老庄大谈成人之美、充实之谓美、美言不信、备天地之美的時候，他们并没有发表更多的意见。到了战国末期，随着法治思想跃居政治舞台的中心并获得节节胜利，法家美学思想便在刀光剑影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全面出台了。

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思想敏锐犀利但说话结结巴巴的韩非，没有闲心也不屑于加入诸子们各说各有理的“无谓”争论。他秉承法家大刀阔斧、真抓实干的政治改革作风，在喧嚷嚷嚷的“美坛”上举起了一把锋利的宝剑，简单地甚至粗暴地来它个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什么美与善、美与真、美与丑，什么道德之美、自然之美、天地之美等等，在这把利剑的锋芒面前统统都得靠一边去。



利剑正面镌刻着两个醒目的大字：功用。

另一面则是两个同样醒目的大字：生活。

韩非毫不隐晦地宣称，美与不美，关键看对国家政治是否有功，对经济发展是否有利，对劳动生产是否有用。一句话，关于美的全部问题和一切活动，最终都必须以实实在在的生活为归宿；关于美与艺术的所有评价，说到底也只有一个功用标准。

（一）千金玉卮有何用

法家功用美学观的形成，主要在韩非子。

同先秦诸子一样，韩非很少专门地正面地谈论美学问题。他关于美与艺术的言论，绝大多数是他在论述政治问题或哲学问题时，作为比喻或例证出现的。这当中，韩非所引用或编撰的那些寓意深刻而广泛的故事，相当鲜明地表现了他的美学观点。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这么一个故事（以下所引《韩非子》只出篇名）。

堂谿公对韩昭侯说：“现在这里有一只用白玉制成的酒具，做工精巧，价值千金，但底部却是空的，可以用它来装水吗？”

韩昭侯回答说：“那自然是不行的。”

堂谿公又说：“如果有一个瓦罐子，虽然粗糙·
丑陋，极不值钱，但不漏，可以用来装酒么？”

韩昭侯说：“当然可以。”

堂谿公最后说：“瓦罐子值不了几个钱，非常
下贱，但因为不漏，却可以拿来装酒；白玉制成的
酒器，虽然价值千金，十分珍贵，但由于中空无
底，连水都不能装，还有谁会往那里面倾倒美酒
呢？”

韩非用这个故事本来是说明：一国之君要会保密，不要
把臣下的话泄漏出去，不要象一只无底的玉器，这样才能够
施展谋略，成就功业。据说韩昭侯听了堂谿公的这番话后，
凡是采取重大的措施，都要单独就寝，因为他担心说梦话泄
露了自己的谋划。

但是，故事本身所寓含的意义绝非仅此而已。通过玉器
与瓦罐的对比，韩非事实上明显地表示了他对美与功用关系
的看法。

从纯粹的美学的观点看，堂谿公这里所说的“千金之玉
卮”，无疑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即便它是没有底的，漏的，
仍不失为了一件可供观赏的艺术珍品。对于这一点，韩非并非
没有看到。他不是一个“美盲”，“白玉之卮美”他是懂得
的。然而，韩非实在没有闲工夫去欣赏那只精美的“玉卮”，
也无意在美不美这些难于说清楚的问题上过多纠缠。他显然



不是从审美的角度，而是从生活日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于是，他抬出一个瓦罐子。于是，摆在韩昭侯面前的就有了两个器具：一个是用白玉做成的酒具，贵重而精美，但却是不漏的；一个是用泥巴烧制的“瓦卮”，下贱而粗俗，但却不漏。任君在“美而无用”与“有用却不美”之间作出选择，条件是“君渴将何以饮”，即是说，你在口渴难耐的时候，将用哪一个器具来饮水。结果，韩昭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个一点也不美的瓦罐子。

正是在这种“美与用”两者不可兼得的比较中，韩非表达了他的美学观点。显然，韩非是把实用置于审美之上的。在他看来，决定事物价值最根本的东西是功用，而不是美或不美。一个事物如果只具有审美的、艺术的价值，而不具有实用功利的价值，那么这个事物就是毫无意义的。譬如那个“千金玉卮”，由于没有底，不具备盛酒装水之功用，即使再美也是无用的，也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

在《外储说左上》中，韩非讲了一个所谓“客为周君画荚”的故事，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功用美学观点。原文为：

客有为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聚荚者同状。周君大怒。画荚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